

唐玄宗的《鵲鵲頌》書手小考

On the Author of “Emperor Xuanzong’s Ode of Wagtail Scroll”

李躍林

Yue lin- L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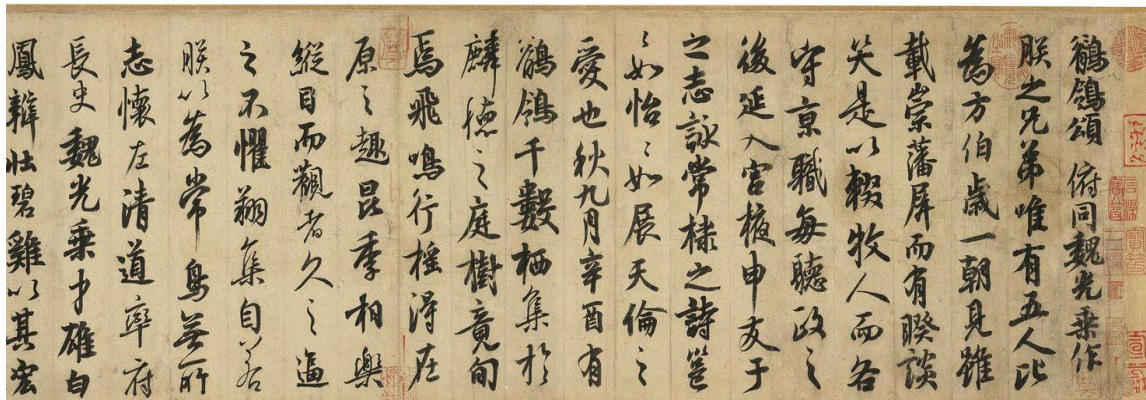
物理學博士、美國阿貢國家實驗室研究員

摘要

本文對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唐玄宗行書《鵲鵲頌》》的歷史著錄進行了梳理，將其書法與其現存的其他可靠刻本、碑記進行了比較，並與刻本的《鵲鵲頌》的書法和文字進行了校勘。在此基礎上，對啟功的「翰林代筆說」進行了辯議，認為墨蹟本《鵲鵲頌》或是玄宗真跡，或是真跡的雙鉤響拓本，真實的反映了玄宗的書法風貌。

【關鍵詞】 啟功、唐玄宗、鵲鵲頌、寫手

傳世的唐玄宗行書《鵲鵲頌》（圖一），因李隆基多彩多姿、跌宕起伏的皇帝生涯，是書法史上可以有一不可有二的名跡。至於該墨蹟本的可靠性，論者或以為玄宗書寫真跡有，或以為雙鉤廓填本。近來啟功先生之《論書詩》，又提出可能是翰林代筆之說。



圖一：《鵲鵲頌》紙本，縱 26、橫 192 釐米。行書，40 行，計 337 字。現藏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

筆者因為研究和臨摹《蘭亭序》的緣故而特意留心《鵲鵲頌》及玄宗各種書跡多年。所關心的中心問題是《鵲鵲頌》書法本身是否為玄宗遺跡。現在綜合所看到的材料，覺得啟功先生提出的「翰林代筆」結論是錯誤的。錯誤的一方面是文獻和圖像資料上沒有完整的參考現存的材料，另一方面在學術邏輯上考慮的也欠周全。

啟功先生認定《鵲鵲頌》為翰林代筆，只在其《論書百絕句·四七》及其注釋中說明：

翰林供奉撥燈手，素帛黃麻次第開。

千載鵲鵲留勝跡，有姿無媚見新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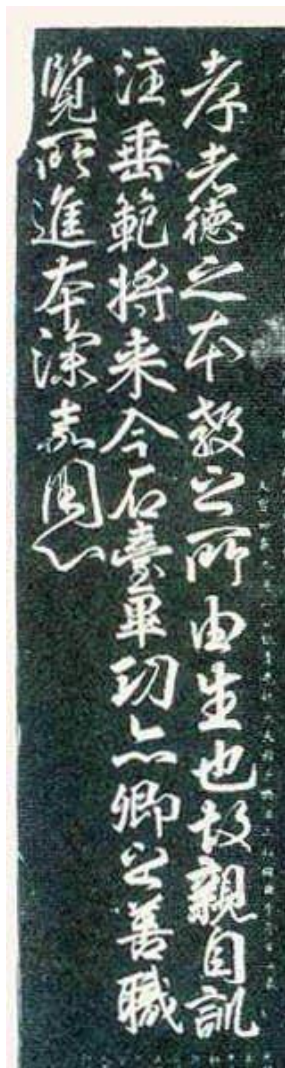
此頌因為唐明皇禦撰，後有敕字，遂號為禦書。然明皇書有《裴耀卿奏記批答》及《石台孝經批字》，筆勢與此並不相類，因啟後人之疑。疑者有二類，其一疑為米臨，此已不足多辨。其一謂為硬黃摹本，其說謂米元章記其所見者為絹素本，米氏鑒定，不能有訛，此非絹本，必屬不真。且硬黃摹書，已成常談，此本既為硬黃，苟非摹書，又將何屬？余昔年曾見原跡，墨痕輕重，迥異鉤填，然則此樁公案，究竟如何剖決？一日閱宋代詔敕、告身，皆出禦書院、制誥案書手所寫者。文屬王言，後有敕字，然無一本出宋帝親筆。又見乾嘉時南齋翰林奉敕以精箋錄禦制詩文，或高頭巨卷，制逾尋常；或寸余小冊，僅盈掌握。而同一詩文，累見複本。蓋詞臣精寫，以代印刷，清代尚爾，遑論李唐。米氏所見絹本與此紙本，可謂同真同偽。同真者，同出開元翰林供奉也；同偽者，同非明皇手書也。至於硬黃必用以摹書之說，則癡人前不必說夢也。¹

這裡，啟功先生提出來幾個間接證據。第一條是米芾記載其所見為絹素本。啟功先生以為絹素本不能是雙鉤所為，所以必為與紙本不同的本子，且書法也就必然不同。第二，是啟功先生認為墨本《鵲鵲頌》與其所見的玄宗其他行書的筆勢上有所區別。第三則是文獻記載中宋代和清代翰林們為皇帝代筆的現象被啟功先生認為是普遍現象。綜合這些情況，啟功先生認為現存的《鵲鵲頌》墨本和當年米芾所見的本子，都是「蓋詞臣精寫，以代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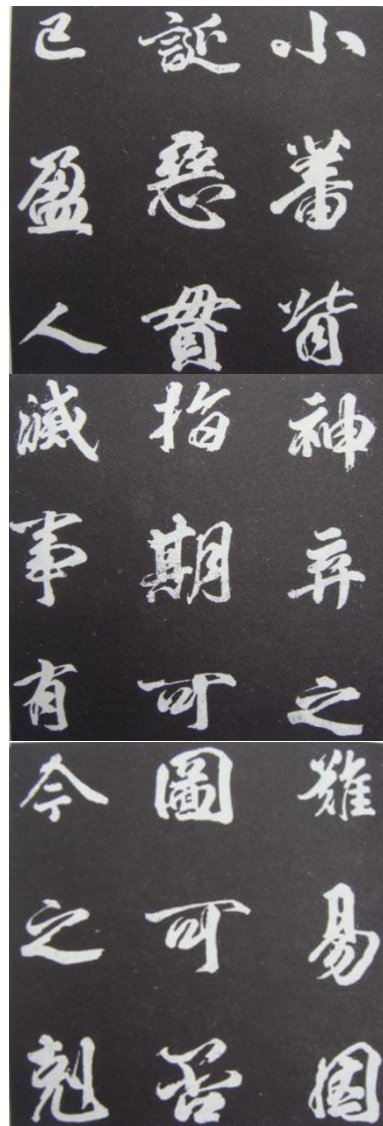
先看第二條。啟老所依據圖像資料，只有玄宗的《裴耀卿奏記批答》及《石台孝經批字》，並認為《鵲鵲頌》「筆勢與此並不相類」。《石台孝經》現存西安碑林，玄宗隸書，唐天寶四年（西元 745 年）立，高 620 釐米。批字部分行書，字徑約 20 釐米（圖二）。考其書法，雖大小相懸，其實與《鵲鵲頌》筆勢並無軒輊。

¹啟功，《論書絕句》，三聯書店，北京，2002，頁 94。

《裴耀卿奏記批答》今尚見於刻本（圖三），字徑在 20 公分左右，然筆勢與《石台孝經批字》及下面的幾種玄宗碑刻，全然不類，很難斷定是否可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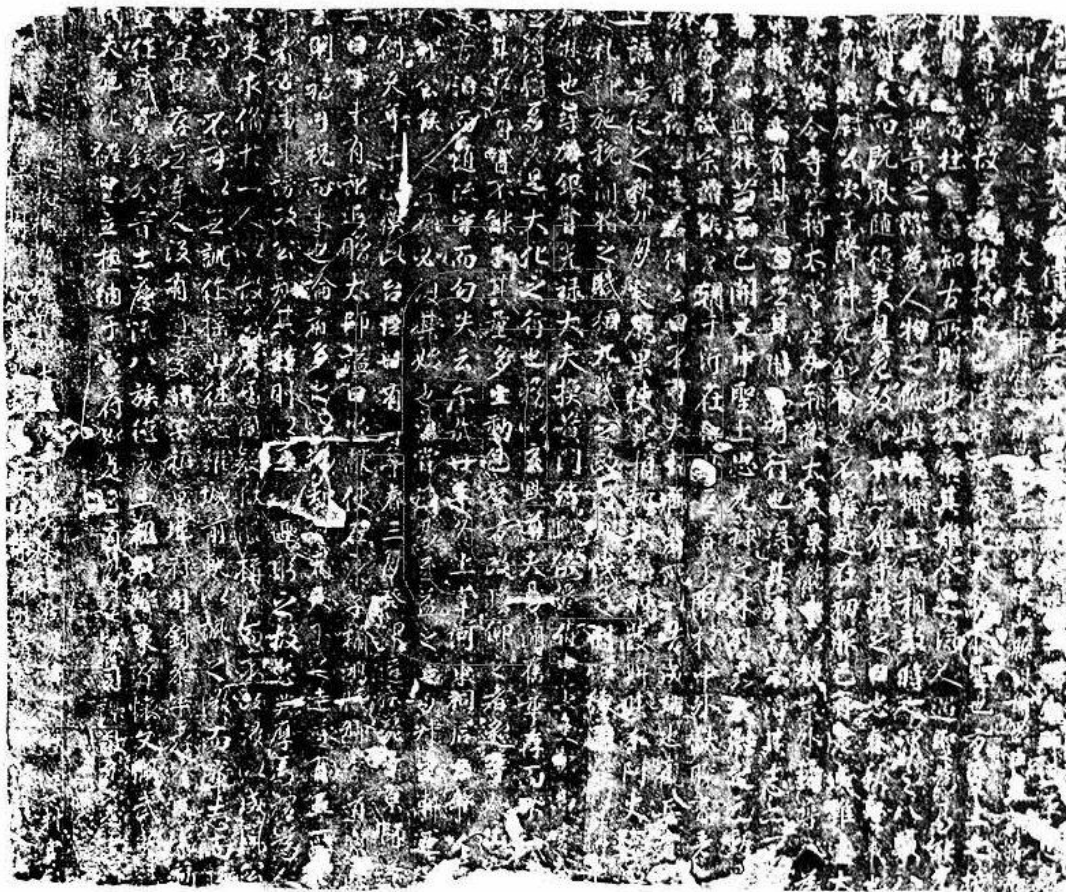
圖二：《石台孝經批字》，字徑約 20 釐米，西安碑林。



圖三：《裴耀卿奏記批答》，出處未詳。

其他的玄宗行書碑刻之流傳至今者，在《裴耀卿奏記批答》、《石台孝經批字》而外，尚有多種。計有《常道觀敕》（圖四），又稱《賜益州長史張敬忠敕》，立于開元十二年（西元 724 年），為唐玄宗親筆詔書，碑高約 100 釐米，寬 60 釐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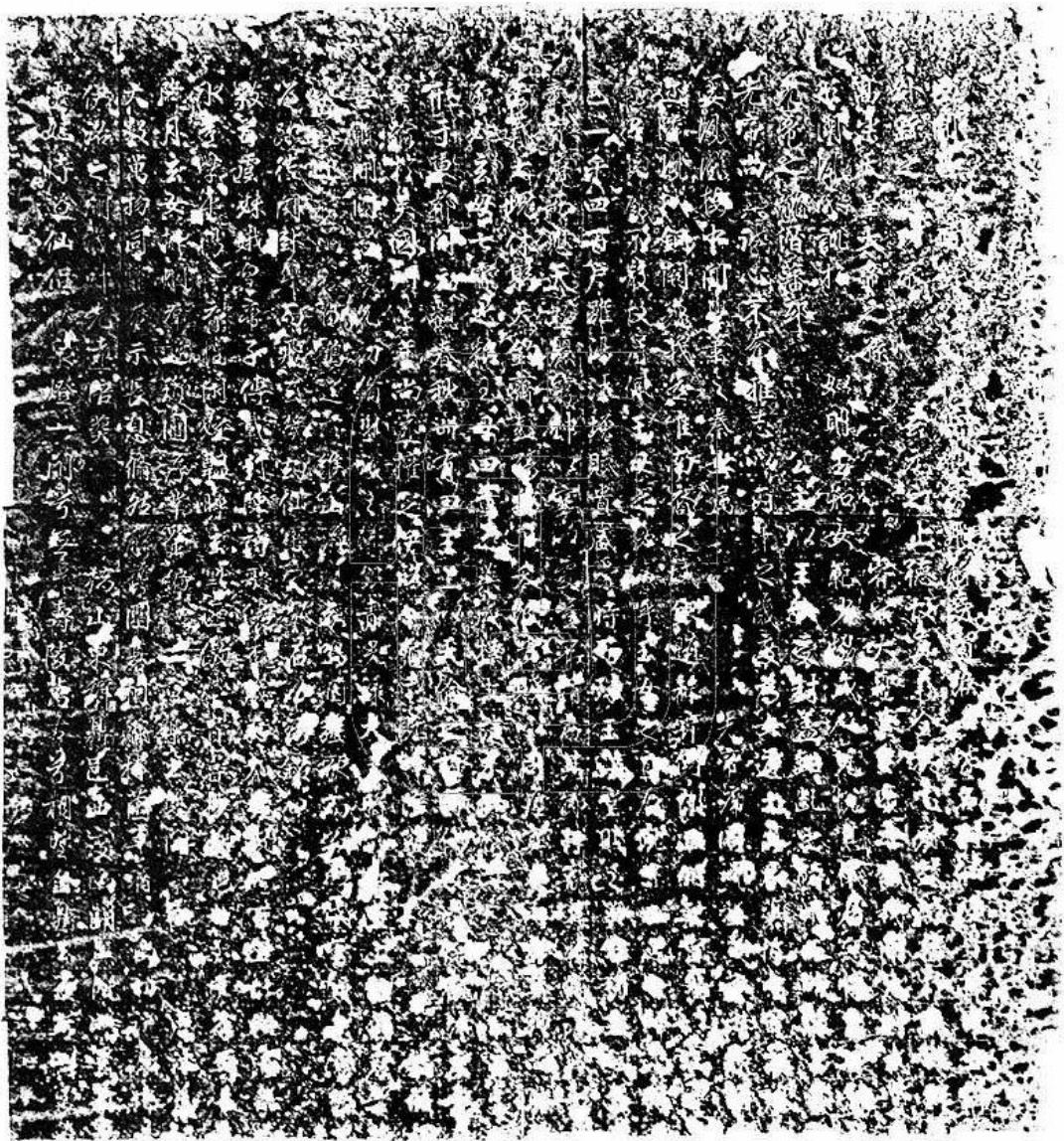
字徑約 4 釐米，現在青城山天師洞軒轅台。其筆勢結字，與《鵲鵲頌》完全一致。又有《裴光庭神道碑》（圖五），張九齡撰文，唐玄宗書寫，唐開元 24 年（西元 736 年）11 月立，現存聞喜縣的禮元鎮裴公祠，字徑約 3 釐米，額久佚，陰刻天寶元年（西元 741 年）敕書。



圖五：《裴光庭神道碑》，中國國家圖書館。

又有《金仙長公主神道碑》（圖六），徐嶠之撰，唐玄宗行書，字徑約 3 釐米，立于開元年間（西元 713-741 年），現在陝西省蒲城縣，石殘泐甚。又有《內侍省

功德碑》（圖七），李隆基撰並行書，立于開元年間（西元 713-741 年），現在河南省洛陽市龍門，碑漫漶殊甚。



圖六：《金仙長公主神道碑》拓片，中國國家圖書館。

將這些碑刻的書法，與《鵲鵲頌》書法相比，筆勢結字，基本相同。這與歐陽修《集古錄》中的所記載的對比刻石與其所見的《鵲鵲頌》墨本而得出的結論是完全契合的：「右《謁玄宗廟詩》，唐玄宗撰並書。余嘗見世有玄宗所書《鵲鵲

頌》，與此字法正——同」。²不能否定，《裴耀卿奏記批答》與《鵲鵲頌》及他書跡，確實有差距。一者我們自然不能因我們所知來限定玄宗只能寫《鵲鵲頌》及其它碑刻中這樣的行書，不然玄宗所有的隸書碑就成為偽跡了。當然，《裴耀卿奏記批答》的可靠性，及其刻本是傳真度也是可以討論，由於資料有限，姑且置之。

那麼，米芾所見的本子是否就一定是詞臣所為呢？我們可以先考察一下《鵲鵲頌》的文字、寫本及刻本的流傳情況。筆者所收集的材料中，尤其是宋代的記載，列在表一。我們首先注意到的是歐陽修的《集古錄》中的兩條記錄。一條是他既見過墨本，也見過刻本：「當皇祐至和之間，余在廣陵有勅使黃元吉者以唐明皇自書《鵲鵲頌》本示余，把玩久之。後二十年獲此石本於國子博士楊裒。又三年來守青州，始知刻石在故相沂公宅。熙寧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書。」³另外一條，是上面引用過的：「右《謁玄宗廟詩》，唐玄宗撰並書。余嘗見世有玄宗所書《鵲鵲頌》，與此字法正同。」這裡說明幾個事實，一是《鵲鵲頌》在宋初已經有刻本、墨本同時流行，且有墨本與刻本相同的情況。二是玄宗嘗親自書碑，甚至是如《謁玄宗廟詩》這樣的詩碑。三是《鵲鵲頌》書法與玄宗行書所書碑《謁玄宗廟詩》字體正同。這些，與我們現在的所掌握的，在上面已經意義列舉的實物材料是相符合的。

另外一條有關的記載，一是趙明誠《金石錄》中第一千三百四十七條「《唐鵲鵲頌》，明皇撰並行書」⁴，更具體說明了另一個更為重要的事實，就是《鵲鵲頌》原本就是玄宗所書並曾立為碑碣。同時，《金石錄》中還記載了玄宗其他的一些行書碑記，再次肯定了玄宗親自書寫行書碑的事實，如第一千三百七條「《唐明皇賜道士蔡守沖詩》，天寶十一年，行書」；第一千三百八條「《唐明皇賜上党故吏敕

²歐陽修，《集古錄·卷六》，頁十七，見《欽定四庫全書·史部十四》，
[HTTP://ctext.org/library.pl?if=gb&res=244&by_title=%E9%9B%86%E5%8F%A4%E5%BD%95](http://ctext.org/library.pl?if=gb&res=244&by_title=%E9%9B%86%E5%8F%A4%E5%BD%95)

³同上。

⁴趙明誠，《金石錄·卷六》，頁十七，見《欽定四庫全書·史部十四》，
[HTTP://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2018&by_title=%E9%87%91%E7%9F%B3%E5%BD%95&page=68](http://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2018&by_title=%E9%87%91%E7%9F%B3%E5%BD%95&page=68)。

書》，天寶十一年」；第一千三百四十九條「《唐明皇賜上党宮宴群臣故老詩》」，及上述的《謁玄元廟詩》。⁵

墨蹟本的記載，有米芾對一絹本墨蹟的詳細記錄，文獻中多有討論，不贅。值得注意的是在《宣和書譜》中，記載了包括《鵲鵲頌》在內的二十余件行書，在批答敕文之外，也有如《鵲鵲頌》這樣的其他文學作品《送虛已赴蜀川詩》和《春台望雜言》等（表一）。這些說明一方面《鵲鵲頌》與當時還能見到的玄宗的書跡並無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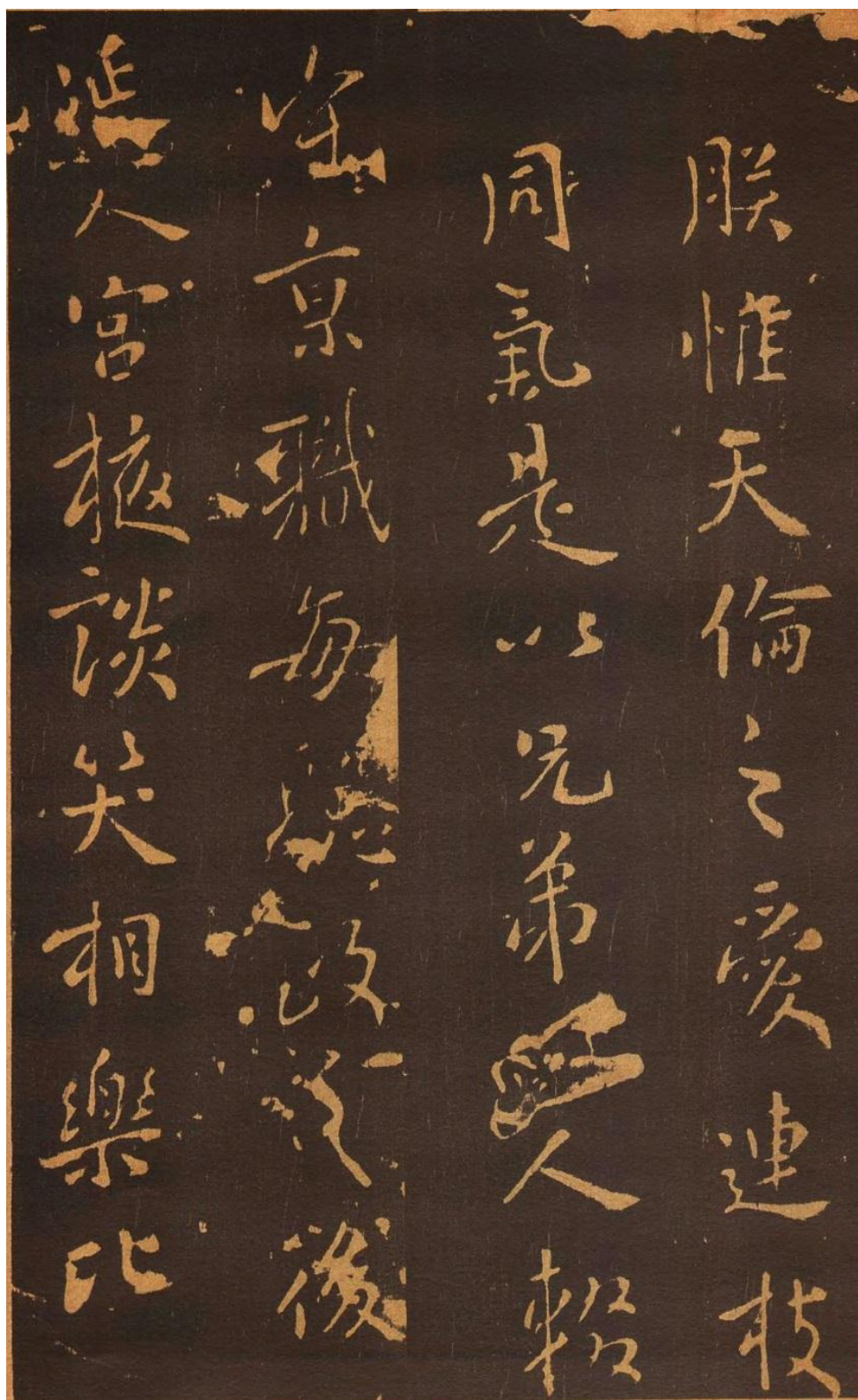
這些材料中雖疏漏難免，也多少可以窺見一些消息來。綜合上面《集古錄》、《金石錄》、《寶刻叢編》和《宣和書譜》這些記載，可以看到，玄宗自己是參與「以代印刷」的工作而書寫自己的詩文的。這就基本上否定了「皆出禦書院、制誥案書手所寫者」的普遍性，儘管這並不排除有翰林先生為玄宗代筆的可能性。所以，用宋、清的「詞臣精寫，以代印刷」而推出「清代尚爾，遑論李唐」的結論，在邏輯上本是錯誤的，更缺乏史料和證據。

現在來更為具體的看一下《鵲鵲頌》不同本子間書法的差別。總結上面的材料來看，在宋初，《鵲鵲頌》已經有石碑本，墨蹟本，刻石本，加上米芾所見的絹本，已經存在很多不同的本子了。那麼這些本子之間可能會有些什麼不同呢？事實上，《鵲鵲頌》的確還有一文字與現在所見墨本不同的本子。這一不同本子，出現在宋刻的《汝帖》（圖七）⁶和《蘭亭續帖》（圖八）⁷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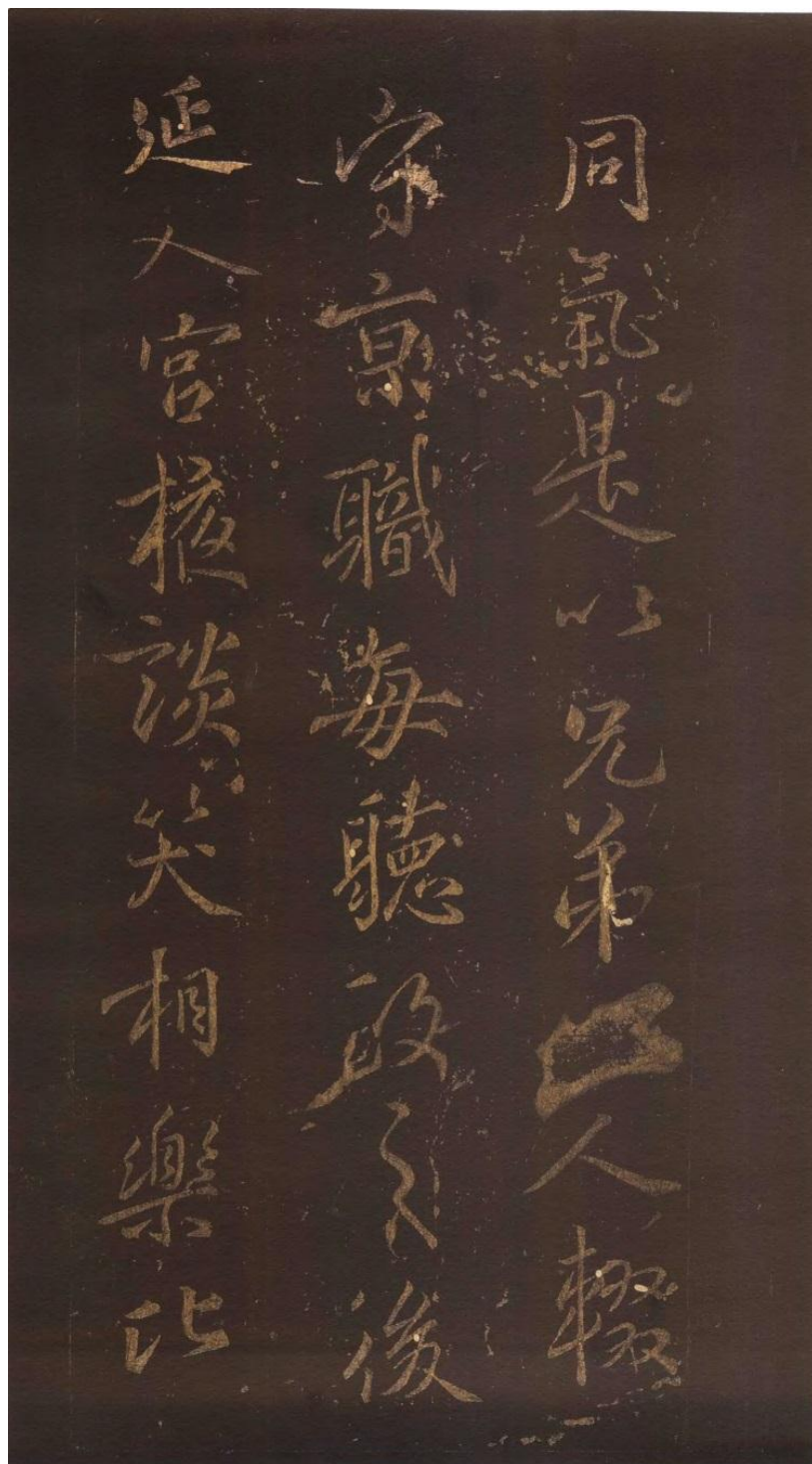
⁵同上 4。

⁶啟功，王靖憲主編，《中國法帖全集·四：汝貼、雁塔題名、鼎帖》，湖北美術出版社，武漢，2002。

⁷啟功，王靖憲主編，《中國法帖全集·四：蘭亭續帖、紹興米帖》，湖北美術出版社，武漢，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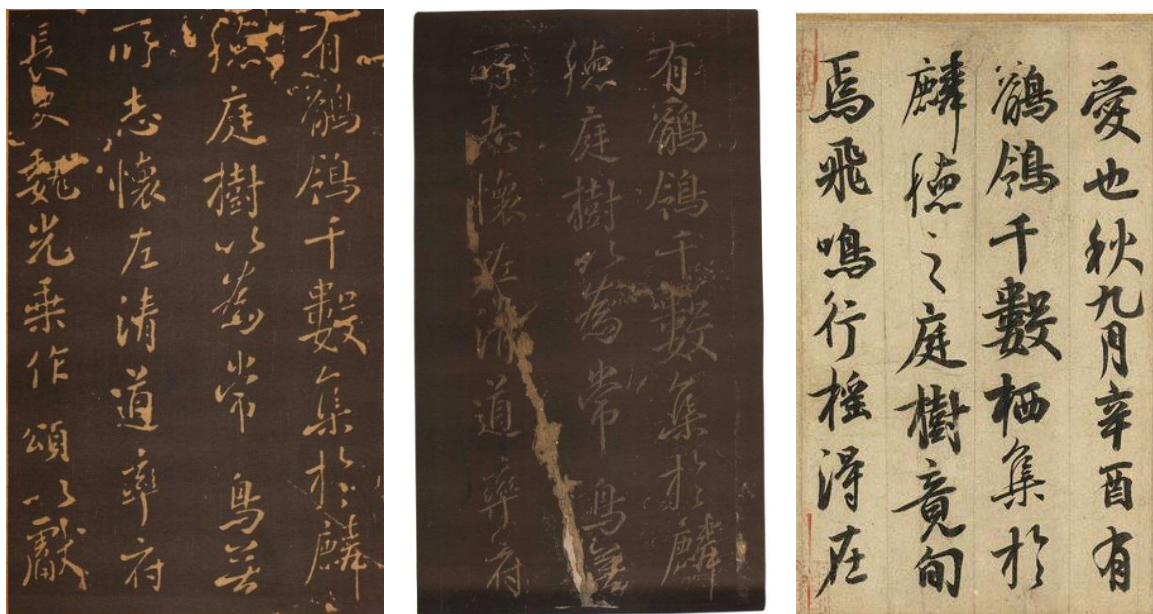
圖七：《汝貼》中的《鵲鵲頌》，轉自《中國法帖全集》。



圖八：《蘭亭續貼》中的《鵲鵲頌》，轉自《中國法帖全集》。

在文字上，我們現在所見的墨蹟本內容收入成書于清的《全唐詩》⁸和《全唐文》，有序，顯系從墨本錄出。《汝帖》和《蘭亭續貼》中的版本，文字則收于成書于南宋的王應麟所編的《玉海》⁹，無序。這兩本之間的差異，已經是遠遠超出編書者所能作的編輯改動。而文字上還有第三個版本收錄于成書于清代《禦定淵鑒類函》，更近于墨本卻有所節略，應是編書者據墨本所為。三本文字的對比，列在表二之中。

出人意外之處是，雖然文字上和如今看到的墨蹟本是完全不同的版本，而書法字體如果進行單字比較，雖精粗有別，筆勢結字，則是完全一致的（圖九）。



圖九：《汝帖》、《蘭亭續貼》中的《鵲鵲頌》與墨本的比較

⁸曹寅編，《全唐詩·卷三：李隆基鵲鵲頌》，[HTTP://cls.hs.yzu.edu.tw/tang/database/index.html](http://cls.hs.yzu.edu.tw/tang/database/index.html)。

⁹王應麟，《玉海·卷六十：唐鵲鵲頌》，文章在《欽定四庫全書·子部十一》中有記，但無全文，[HTTP://ctext.org/library.pl?if=gb&res=798](http://ctext.org/library.pl?if=gb&res=798)。《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十一》中則略有全文。

再仔細考察《汝貼》和《蘭亭續貼》，其中所刻，又有不同。《汝本》有裂紋橫向貫通全幅，顯然為刻于石或由石刻之拓本翻刻。但二本第二行「五」字底本殘瀝都照原樣刻出（圖八、圖九），又指向二者同一的原始之底本。這一殘瀝，在現存的墨本中是不存在的，所以又排除了刻帖者從現存的墨本中集字的可能性。也就是說，《汝貼》和《蘭亭續貼》中所刻，是一個完全不同於今墨本的另一個底本。同時，墨本與刻本在書法上的高度一致，則表明兩個底本又是來源於同一個更老的祖本。而這個祖本，只能是玄宗的手書。從所存字數來看，墨本存字更多，且有些字並不見於刻本，所以應當更加接近最原始祖本。

綜合上述事實，《鵲鴿頌》最初曾立碑碣，必為玄宗親筆行書。到了宋代，已經有了刻本，且墨本底本也至少有二種，雖然其文字內容有所不同，而書法卻是一致的。歐陽修、米芾、黃庭堅所見和宣和內府的藏本都不一定是同一個本子。而這些本子，與現在所存的玄宗其他行書書跡相比，除了《裴耀卿奏記批答》之外，筆勢結字都是一致的，都源自玄宗手書的一個本子。這些多種本子出現的原因，在響拓摹寫之外，也有可能是後人的文字遊戲如集字為樂，而產生了如《汝貼》和《蘭亭續貼》中這樣的本子。應該指出，這種集古人書而做新帖，在《閣帖》中也是有的，如王羲之《閣帖·七》中的《勞弊帖》是集《十七帖》中《虞安吉帖》、《朱處仁帖》、《譙周帖》、《七兒一女帖》、《往在都帖》、《天鼠膏帖》、《知彼清晏帖》中字而成。但是這些境況，與啟功先生所說的「蓋詞臣精寫，以代印刷」的情況是完全不一樣的。

總之，啟功在《鵲鴿頌》的書手的問題上的看法，不僅與現存的玄宗書法的材料相矛盾，也不符合學術研究基本的邏輯。筆者的結論是，現存的《鵲鴿頌》墨本，無論是寫本還是響拓，都真實可靠地反映了唐玄宗的書法面目。啟功先生晚年以遊戲法出精彩人生，被世人戴上書法和鑒定泰斗的帽子，原非其本願。如今片言隻語，皆為世所重，奉為圭臬，也不是先生所能預知的。其中的差錯，是需要指出的。

表一：歷代《鵲鵲頌》文字和書法的有關記載

張說（667-730）	《奉和聖製同玉真公主遊大哥山池題石壁》	《奉和聖製同玉真公主遊大哥山池題石壁》 池如明鏡月華開，山學香爐雲氣來。神藻飛爲鵲鵲賦，仙聲颺出鳳皇臺。
歐陽修等，1060	《新唐書》卷 81	世謂天子友悌，古無有者。帝於敦睦蓋天性然，雖讒邪亂，其間，而卒無以搖。時以鵲鵲千數集麟德殿廷樹，翔棲浹日，左清道率府長史魏光乘作頌以爲天子友悌之祥。帝喜，亦爲作頌。
歐陽修等，1063	《集古錄》	唐鵲鵲頌 當皇祐至和之間，余在廣陵有勅使黃元吉者以唐明皇自書《鵲鵲頌》本示余，把玩久之。後二十年獲此石本於國子博士楊裒。又三年來守青州，始知刻石在故相沂公宅。熙寧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書。 ¹⁰ 唐玄宗謁玄元廟詩 右《謁玄元廟詩》，唐玄宗撰並書。余嘗見世有玄宗所書〈鵲鵲頌〉，與此字法正同。碑在北邙山上，洛陽人謂之老

¹⁰歐陽修，《集古錄·卷六》，頁十七，見《欽定四庫全書·史部十四》，
[HTTP://ctext.org/library.pl?if=gb&res=244&by_title=%E9%9B%86%E5%8F%A4%E5%BD%95](http://ctext.org/library.pl?if=gb&res=244&by_title=%E9%9B%86%E5%8F%A4%E5%BD%95)

		君廟也。歲月向右集本歲月闕右集本 鵲鵲頌 ¹¹
朱長文（1041-1100）	《墨池編》	唐鵲鵲頌 唐明皇書
黃庭堅（1045—1105），	《山谷題跋》	跋玄宗鵲鵲頌 唐太宗妙于書，故高宗雖潦倒怕婦，筆法亦極清勁。玄宗書班班猶有祖父風，此如長沙王十世後子孫猶似其祖耳。
米芾 （1051~1107）	《書史》	貞觀、開元皆小印，便於印縫 文之印一寸半許。開元有二印，一印小者印書縫，大者圈刊角。一寸已上古篆，於〈鵲鵲頌〉上見之，他處未嘗有
王穉，1109	《汝帖》	
1119~1125	《宣和書譜》	今禦府所藏二十有五： 隸書：五王贊，法空字，喜雪篇，太一字。 行書：賜趙宣王等勅，訪道勅，嘉賓勅，賜李含光勅二，批答李含光表修齋二，批答李含光表謝賜，批答李含光表投璧，批答李含光表起居，批答李含光表香信，批答李含光表謝修功德，批答

¹¹同上。

		張九齡謝知制誥表，批答楊勵俗等表，批答裴耀卿等雪篇表，批答裴耀卿等賀雨表，批答裴耀卿等奏謝宣示聖旨，賜裴耀卿等詩，鵲鵠頌，送虛已赴蜀川詩，春台望雜言。
趙明誠（1081-1129）	《金石錄》	唐鵲鵠頌，明皇撰並行書
鄭樵（1103-1162）	《通志》	鵲鵠頌，西京
<u>淳熙年間</u> <u>(1174~1189)</u>	《蘭亭續帖》	
陳思（（1225年—1264年））	《寶刻叢編》	唐《鵲鵠頌》，唐明皇撰並行書，天寶中立，金石錄
王應麟（1223-1296年），	《玉海》	唐鵲鵠頌 《寧王憲傳》：玄宗時有鵲鵠千數集麟德殿廷木，魏光乘作頌以為天子友悌之祥，帝喜，亦為作頌。頌雲：.....
曹寅等 (1707)	《全唐詩》	
董誥等 (1814)	《全唐文》	

表二：《鵲鵲頌》不同文字版本的比照。

墨本、全唐詩、全唐文	禦定淵鑒類函	汝帖、蘭亭續帖、玉海（無序）
朕之兄弟，唯有五人，比為方伯，歲一朝見。雖載崇藩屏，而有睽談笑，是以輟牧人而各守京職。每聽政之後，延入宮掖，申友于之志，詠《棠棣》之詩，邕邕如，怡怡如，展天倫之愛也。 秋九月辛酉，有鵲鵲千數，棲集於麟德殿之庭樹，竟旬焉，飛鳴行搖，得在原之趣， 昆季相樂，縱目而觀者久之， 逼之不懼，翔集自若。 朕以為常鳥，無所志懷。 左清道率府長史魏光乘， 才雄白鳳，辯壯碧雞，	秋九月辛酉，有鵲鵲千數，棲集於麟德殿之庭樹，竟旬焉，飛鳴行搖，得在原之趣， 逼之不懼，翔集自若。 左清道率府長史魏光乘， 預觀其事，以獻其頌。 美其彬蔚，俯同頌雲。	朕唯天倫之愛，連枝同氣。 是以兄弟五人，輟守京職。 每聽政之後，延入宮掖，談笑相樂。 比有鵲鵲千數，棲集於麟德殿之庭樹， 以為常鳥，無所志懷。 左清道率府長史魏光乘， 作頌以獻， 揄揚德業，有負虛美， 以其彬蔚，俯同頌雲。

以其宏達博識，召至軒楹， 預觀其事，以獻其頌。 夫頌者，所以揄揚德業，褒贊成功，顧循虛昧，誠有負矣。 美其彬蔚，俯同頌雲。		
伊我軒宮，奇樹青蔥，藹周廬兮。 冒霜停雪，以茂以悅，恣卷舒兮。 連枝同榮，吐綠含英，曜春初兮。 蓂收禦節，寒露微結，氣清虛兮。 桂宮蘭殿，唯所息宴，棲雍渠兮。 行搖飛鳴，急難有情，情有餘兮。 顧惟德涼，夙夜兢惶，慚化疏兮。 上之所教，下之所效，	伊我軒宮，奇樹青蔥，藹周廬兮。 連枝同榮，吐綠含英，曜春初兮。 蓂收禦節，寒露微結，氣清虛兮。 桂宮蘭殿，唯所息宴，棲雍渠兮。 行搖飛鳴，急難有情，情有餘兮。 天倫之性，魯衛分政，親賢居兮。 爰游爰處，爰笑爰語，巡庭除兮。 觀此翔禽，以悅我心，良	我所息宴，桂宮蘭殿。 九月辛酉，雍渠伊見。 飛鳴行搖，在原之趣。 急難有情，逼之不懼。 顧惟德涼，天下所效。 友于親賢，實以為教。 魯衛分政，游處其睽。 召之至庭，邕邕怡

實在予兮。 天倫之性，魯衛分政， 親賢居兮。 爰游爰處，爰笑爰語， 巡庭除兮。 觀此翔禽，以悅我心， 良史書兮。	史書兮。	怡。 蓐收禦節，寒露微 結。 觀此翔禽，我心以 悅。 昆季縱目，詠詩《棠 棣》。 良史爰褒，有慚虛 昧。
--	------	--